

芦苇和泥塘

CAÑAS Y BARRO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芦苇和泥塘

CAÑAS Y BARRO

[西班牙] 伊巴涅斯著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HINA

蒋宗曹 译

(川)新登字 010 号

VICENTE BLASCO IBAÑEZ

Cañas y barro

本书据 Prometeo Sociedad Editorial 1916

Germanias Valencia 版译出

本中译本享有专有翻译出版权

责任编辑 李书敏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蒋宗曹译

芦苇和泥塘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插页5 字数160千

1997年6月第一版 1997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7-5366-3656-3/I·679

定价:16.00 元

內容簡介



本书是西班牙著名作家伊巴涅斯的又一代表作。这部撼人心魄的作品和他的《碧血黄沙》（又译《血溅斗牛场》）、《五月花》一样深受读者欢迎。

《芦苇和泥塘》以作者的家乡巴伦西亚地区为背景，描写了渔民帕洛马大叔一家的命运遭际和悲剧的结局。在帕洛马的孙子托内特和他的情人内莱塔身上，作者落墨很重。青年渔民托内特有他父亲托诺的善良品德。但他自私、脆弱、好逸恶劳。穷人的女儿内莱塔与托内特自幼相爱。为了金钱，内莱塔嫁给了当地年老体衰的酒店老板。老板死后留下遗嘱，如内莱塔再嫁，将失去部分遗产。为了保住她的财产，她不惜在生下儿子后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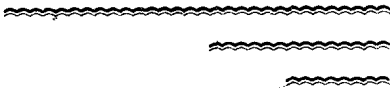


托内特作为帮凶，将他们的亲生儿子溺死在长满芦苇的泥塘中。儿子死后，托内特备受良心谴责而自杀身亡。托内特的死也结束了他父亲托诺的精神生命：他长年围湖造田，谁知道竟是在为儿子准备坟墓。托诺的余生将是孤独寂寞的，没有一线希望。伊巴涅斯对书中人物的着意刻画，使人读毕之后，仍觉意犹未尽。

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一派，他的创作受左拉影响很深。此外，他丰富的阅历，对社会生活犀利的观察，以及色彩浓郁的自然景色描写，使其作品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

目 录

第 1 章	1
第 2 章	16
第 3 章	35
第 4 章	72
第 5 章	93
第 6 章	109
第 7 章	131
第 8 章	151
第 9 章	179
第 10 章	200



第 1 章

像往常下午一样，邮船鸣起了几声汽笛，告诉人们它已经到达了帕尔马尔。

船夫是一个干瘪的、瘦小的、被割去了一只耳朵的男人，他正在挨家挨户地收集运往巴伦西亚的货物。当邮船驶进镇上唯一的那条大街附近的空旷地段时，汽笛又响了起来，向河岸上星罗棋布的茅屋发出了信号。一群几乎赤身裸体的孩子好奇地跟在船夫后面。这个每日四次经过阿尔武费拉的船夫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他把湖里最好的鲜鱼送往巴伦西亚，又从那里运回各式各样的货物。巴伦西亚对这些生长在芦苇和泥塘的小岛上的孩子们来说，正是一座神秘而奇妙的城市。

卡尼亚梅尔是帕尔马尔最好的酒店，一群收割者从那里出来，肩上扛着口袋，准备搭船回乡。妇女们正在涌向河边，这条河很像威尼斯的街道，两旁都是茅屋和养殖场，渔夫们就在那里放养鳗鱼。

邮船停泊在闪着锡一般光芒的平静水面，纹丝不动，像一口装

满了人和货的大棺材，船舷几乎没入水里。三角帆上缀满乌黑的补丁，顶端那块褪了颜色的破布，原来是一面西班牙国旗。从这块破布可以看出，这是一艘官家旧船。

一股难闻的恶臭向船的四周散发开来。鳗鱼筐子和几百个旅客的肮脏的躯体使邮船充满了臭气：那是人汗渍渍的皮肤、泥塘鱼的鱼鳞片、肮脏的脚丫子和满是油垢的衣服所散发出来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混合物，那些人穿着脏衣服磨来蹭去，把座位擦得油光锃亮。

旅客大多是来自佩雷略——这是滨海的阿尔武费拉地区的最后一站——的收割者，他们大声嚷嚷着，要船夫马上启航。船已经装满了！不能再上人了！……

说得很对。但是，那个矮小的男人把他那只难看的残缺的耳朵转向他们，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们的话，兀自在慢条斯理地安排着妇女们从岸边递上来的鱼筐和口袋。每一件东西上船，都引起了一阵新的抗议。旅客们挤来挤去，互相调整各自的位子。在帕尔马尔上船的人们，用《福音书》^①中的话来回答早已上船的旅客的责骂：忍着点儿吧！在天国里到处都会有你们的位子！……

超载的货物使船不断下沉，但船夫若无其事，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冒险的航行。船上已没有一点空隙。有两个人紧紧抓住桅杆，站在船舷上，还有一个人攀在船头，像是附着在船上的一件装饰品。尽管如此，船夫还是无动于衷，在大家的一片抗议声中再一次拉响了汽笛……基督啊！这个鬼强盗难道还不知足吗？难道他们得在九月的烈日下在那儿呆整整一个下午吗？太阳从侧面射来，烤灼着乘客的脊背，使他们身上热辣辣地作疼。

^① 《福音书》：《圣经·新约》的第一部分，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卷。

突然，人们静下来了。邮船上的乘客看到两个女人正搀着一个男人沿着河岸走来。那男人虚弱不堪，面色惨白，颤颤巍巍，眼神不定，身上裹着一条毯子。河水似乎被夏日午后的炎热煮沸了，船上所有人都汗流浹背，竭力躲开紧贴在自己身旁的那些粘粘糊糊的躯体。那个人却寒战不止，牙齿磕得格格作响，神色黯淡，仿佛已经染上了绝症。扶着他的两个女人看到船上乘客那种冷漠的神情，就用粗话骂了起来。应当给他让个座位！他是病人！这个庄稼汉在割稻子的时候发了高烧，他患上了阿尔武费拉该死的间日疟，如今要到鲁萨法的亲戚家中去养病！……难道他们不是基督徒吗！行行好吧！让个座嘛！

那个正在发着高烧的颤抖的幽灵也抽抽噎噎地一遍遍地重复着：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自私的人群不给他让路，他只好自己向里挤去。他找不到位子，身子从旅客们的腿间滑了下去，倒在船板上，他的脸贴着别人的肮脏的凉鞋和沾满了污泥的鞋子，闻着一股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人们对这样的情景似乎已经习以为常。那条船什么都运，运食品，运病人，运死人，每天都有病人被送到鲁萨法城郊去治疗。这些来自缺医少药的帕尔马尔地方的病人即使到了鲁萨法，也只是借住在一些简陋的房子里企图养好他们的间日疟。这种自己没有船的穷人一旦死去，他们的棺材就被塞在邮船的某个座位下面。这船照样满载旅客开航，旅客们依然谈笑风生，一面还用脚咚咚地踢着那阴森森的棺材。

这个病人被安顿下来之后，人们又重新叫嚷起来。这个缺了只耳朵的家伙还在等什么呀？难道还会有人上船吗？……正在这时，几乎所有旅客都朝着一对从河边的卡尼亚梅尔酒店门口走出来的夫妇纵声大笑起来。

“帕科大叔!”许多人大声呼叫着:“卡尼亚梅尔酒店的帕科大叔!”

酒店主人是一个体态臃肿的大个子,挺着个便便大腹,迈着小碎步一跳一跳地走路,每走一步都发出孩子般的叹息声。在一旁搀着的,是他的女人内莱塔。这个女人身材矮小,一头乱蓬蓬的红发,生着一对丝绒般柔和而活泼的蓝眼睛。啊,鼎鼎大名的卡尼亚梅尔酒店!店主长年生病,哼哼唧唧,但是他的女人却越来越俏,越来越可爱,她站在柜台边,使整个帕尔马尔和阿尔武费拉都为之倾倒。帕科大叔生的是富贵病,他的钱太多,生活太充裕了。这一点只要看看他的肚子、红润的脸膛、几乎将他的小圆鼻子埋起来的面颊和那双陷在厚厚的脂肪层中的眼睛,也就足以判明了。所有的人都为他的病感到惋惜!他如果泡在没腰深的水中割稻子,过着自食其力的苦日子,也就决不至于得那种病了。

卡尼亚梅尔酒店老板一边气喘吁吁地紧紧拉着内莱塔,把一条腿迈进船舱,一边对那些嘲笑他身体的人们咕哝着。他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无须别人操心。唉,上帝呀!乡下人对富人是殷勤关怀的,他已经坐上了别人为他腾出的座位;这时,他的女人正在神态自若地应付着男人们的笑闹,而这种笑闹是由于男人们见到了这个如此漂亮、如此有胆量的女人所引起的。

她帮丈夫撑开阳伞,在他旁边放下一个食篮——其实旅程还不到三个小时——最后叮嘱船夫务必好好照顾她的帕科。帕科要到鲁萨法的乡间小别墅里去住上一段时间,那里将有一些高明的医生为他看病。这个可怜的人身体不佳。内莱塔讲这话时脸上挂着微笑,以一种天真烂漫的神情抚摸着那个软绵绵的大个子。船一晃动,这大个子就颤抖起来,仿佛他是白明胶做成的。内莱塔对人们不怀好意的挤眉弄眼和那些讥讽嘲弄的目光毫不理会,这些目光便越过她落到了酒店老板的身上,老板弯曲着身子坐在阳伞下

面，一边喘气，一边痛苦地哼着。

船夫把长篙往岸坡上一撑，船开始沿着河道往前滑行。内菜塔在后边嚷嚷着。她以一种令人费解的微笑，托付所有的朋友们好好照顾她的丈夫。

母鸡在堤坡上的树丛中跳跃着，追逐着渔船。一群群鸭子扇动着翅膀，在船头周围转游着，光洁如镜的水面被搅混了。河里映着茅屋和暗黑色渔船的倒影；一些渔船正停在用稻草掩盖着水面的鱼塘边，船的两端装饰着许多木质十字架，仿佛这样就可以把船中的鳊鱼置于神灵的保护之下。

邮船开出了河渠，进入了稻田区域，行驶在两岸被金黄色的稻穗覆盖着的粘糊糊的一望无际的水田中间。收割者手执镰刀，在水中割稻。又黑又窄的小船，外形很像威尼斯运河中的平底船，接收着一捆捆的稻子，把它们运向打谷场。在这片靠近河渠的水田中间，不时地出现一些泥滩，泥滩上耸立着一些有烟囱的白色小屋，这是根据耕作的需要进行排灌的机器房。

高高的堤坡防守着纵横交叉的河渠，那是一些宽阔的水路，满载大米的帆船就在那里航行。船身隐而不见，在宁静的下午，只能看到大三角帆滑动在绿油油的田野上，如同行走在陆地上的鬼怪一样。

旅客们内行地观察着作物，议论着收成。他们为那些被硝土影响了收成感到惋惜。

邮船沿着静静的河渠滑行着。河水由于茶树的映影反射出金色的光芒。河底的水草被龙骨压得弯下了腰。水面是那样安静和明净，使各种声音显得更为响亮。当人们停止交谈时，可以清楚地听到那个躺在凳子下的病人的痛苦的呼吸声，把下巴抵在胸头的卡尼亚梅尔酒店老板的呻吟声，从远处几乎看不见的船上传来的篙杆撞击甲板的声音，桅杆吱吱呀呀的声音，和船夫们为了避免在

河渠拐弯处相撞而发出的打招呼的声音：这些声音，在一片寂静中，都变得更为清晰了。

独耳船夫放下了篙，跳过旅客们的膝盖，从船的这一端跑到另一端，调整船帆，以便利用下午的微风。

他们已经进入了阿尔武费拉一带的湖面，到处都是苇塘和泥滩，更需要多加小心。视野扩大了。一边是牧场上黑沉沉的逶迤起伏的松林地带，它把大海和阿尔武费拉分开了。那是几乎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几十里几十里地连绵不断，凶猛的野牛在那里吃草，巨大的爬行动物在树荫中生活着。这些动物很少有人看见，但是，人们一谈起它们就感到毛骨悚然。另一边，一望无际的平展展的稻田消失在索利亚纳和苏埃卡地方的地平线上，同远处的山峦连成一片。前方，苇塘和小岛遮住了宽阔的湖面，船只出没其间，船头陷在水草丛中，船帆擦碰着岸边迎面扑来的芦苇。一丛丛暗色胶状的野草，像粘糊糊的触角伸进水面，缠住船夫的撑竿。在肉眼无法看清的那些暗色的散发着臭气的植物中，孳生着浑身粘泥的小动物。所有的人都在用目光表示着一个同样的想法：一旦陷下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一群野牛在布满芦苇和水塘的海滩上憩息，海滩靠着牧场。有些牛已经游到邻近的小岛上，四腿陷入齐肚深的泥浆，一边在苇塘中反刍，一边拼命地在哗啦哗啦蹚着泥水，挪动着沉重的蹄子。它们是些巨大、肮脏的牲畜，脊背上长满了痂，角很粗大，嘴边淌着口水，恶狠狠地看着在它们中间驶过的货船。当它们摇动脑袋时，便在周围聚起一群群密密麻麻的大蚊子，这些蚊子随后又落在它们生满卷毛的脑门上。

不远，在一片窄长的泥洲上，有一个人蹲在那儿。帕尔马尔的居民都认识他。

“他是桑戈内拉^①!”他们喊了起来。“酒鬼桑戈内拉!”

于是，人们挥动着帽子高声问他，早上又在什么地方喝醉了，是不是想在那里睡觉。桑戈内拉一动不动。但是当船上的人笑够喊够之后，他站起身来，轻快地向后转过身去，在自己的脊背上拍了几下，表示对喊叫者的蔑视，随之又严肃地弯下了身子。

当他站起来时，他的滑稽的外表逗得大家忍俊不禁，他的帽子上带着用牧场的鲜花扎成的高高的顶饰，胸部和腰带上挂着几团长在泥塘的芦苇丛中的野牵牛花。

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他。鼎鼎大名的桑戈内拉！湖区的村镇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桑戈内拉来了。他立志不像其他男人一样干活，他说干活是对上帝的侮辱。他整天向人讨酒喝。在佩雷略喝醉了，就到帕尔马尔去睡觉。在帕尔马尔灌够了，就到萨莱尔去栖身。如果湖边的村镇里有什么喜庆活动，就可以看到他在西利亚或者在卡塔罗哈央求某个好心肠的阿尔武费拉农民请他喝酒。说来真是奇迹，他在喝得烂醉如泥的情况下，走在像斧刃一般尖削的稻田田埂上，穿过水深没胸的渠口，走过除了坐船以外无人敢冒险行走的泥潭，在湖中经常独来独往，居然没有葬身水底。阿尔武费拉就是他的家。他那湖泊之子的本能使他免遭危难。晚上，当他到卡尼亚梅尔酒店里来讨酒喝时，浑身粘糊糊地散发着淤泥的臭气，真像一条鳗鱼。

听到人们的议论，酒店老板嘟哝起来。桑戈内拉！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酒店老板曾多次不许他踏进酒店大门！……这时，人们想起了这个流浪汉的奇异的装饰：想起了他一旦空腹饮酒酒劲发作，便像野人似地全身插满鲜花、头上戴上花冠、脖子上套上花环；人们想到他那副滑稽模样，不禁又笑了起来。

① 西班牙文“Sangonera”音译，意为“蚂蟥”。

邮船进入内湖，在湖口两片防波堤般的苇塘中间，出现了一片淡蓝色的广阔水域，水面平滑如镜，光芒闪烁。这是湖中平原，是真正的阿尔武费拉，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偶尔可以见到一些稀稀落落的小片芦苇，这是被城里猎人追捕的鸟雀的藏身的地方。邮船在湖中沿着牧场航行着，那里的泥滩正在被逐渐改造成稻田。

在一个被泥堰围起来的池塘岸边，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正在把一筐筐的土从船上卸下来填到塘里去。旅客们都敬佩他。他叫托诺大叔，是帕洛马^①大叔的儿子，同时，也是“古巴人”托内特的父亲。当提到“古巴人”时，许多人不怀好意地瞟着卡尼亚梅尔，但他却故作镇静，喃喃自语，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在全阿尔武费拉没有一个人比托诺大叔更勤劳了。他决心不惜一切要成为一个有财产的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稻田，不像他父亲——阿尔武费拉最老的船夫帕洛马大叔那样，只能靠捕鱼为生。托诺独自一人——因为他的亲属只是偶尔帮助他一下，他们对那项巨大工程厌倦了——从很远的地方运土来慢慢地填充那个很深的池塘。这池塘是一个有钱的夫人让给他的，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利用它。

这是一项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的工程，单靠一个人，也许要干一辈子。他的父亲帕洛马大叔讥笑他。他的儿子有时帮帮他的忙，但才干几天就怕累不干了。托诺大叔却坚定不移，继续干下去，只有博尔达^②是他的好帮手。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是他亡妻生前从育婴堂领来的，她在众人面前非常怕羞，但是干起活来却同他一样，从不叫苦。

“好好保重，托诺大叔，不要积劳成疾！但愿您地里很快就有收

① 西班牙文“Paloma”音译，意为“鸽子”。

② 西班牙文“Borda”音译，意为“茅屋”。

获!”船离远了,那个倔强的农民除了抬一下头对这种讽刺性的问好表示回答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反应。

离这不远,在一条棺材似的小船上,人们看到帕洛马大叔正在靠着一排木桩撒网,以便第二天收网捞鱼。

船上人对这个老人究竟是九十岁还是将近一百岁争论不休。别看他没出过阿尔武费拉,见过的世面可不同寻常!他同大人物有过交往!……按人们流传的夸大了的说法,他曾多次对普里莫^①将军放肆无礼,将军在湖上打猎时就雇他划船。他对一些高贵的太太,甚至对王后也很粗鲁。老人似乎猜到了这些议论,他对这种光荣感到厌恶。他弯着腰,察看鱼网,使人们只能看到他披在背上的宽格上衣和一顶低低地压在枯瘦的、似乎要同脑壳分家的耳朵上的黑帽子。当邮船经过他身边时,他抬起头来,这时,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黑洞洞的嘴巴已是连一颗牙齿也没有了,深陷的眼睛周围汇集着一圈圈红色的皱纹,眼里射出一种锐利的讥讽的光芒。

轻风徐来,风帆鼓起来了,货船倾斜了,坐在船边的人的背脊都被弄湿了。船头所到之处,湖水被猛然切开,咕噜咕噜的声音越来越响。已经到了真正的阿尔武费拉,到了宽广的湖中平原。水面蔚蓝、光洁,像一面威尼斯的镜子,倒映出船只和远方轮廓曲折的湖岸。云彩好像一团团洁白的羊毛,在湖底翻滚。在牧场边的湖滩上,猎人带着猎狗低着头走过,他们在水中的影子被拉长了一倍。远处褐色的陆地上,里维拉的几个大村镇隐约可见,似乎在湖上漂浮。

风越吹越紧,改变了阿尔武费拉的湖面景色。洪波涌起,湖水像海水一样呈浅绿色,湖中的岛屿消失了。滚滚的湖水开始冲刷堆

① 西班牙将军、政治家。

积着贝壳的厚厚的沙堤，溅起了黄色的浪花，泛起了肥皂泡似的泡沫，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虹一般的光彩。

邮船沿着牧场航行着，沙岩被迅速地抛在后边。山顶上座落着看守人的茅屋。一排排灌木，一片片松林，在船前掠过。松树的桠杈可怕地缠绕交错在一起，似乎是些畸形的肢体。

船的高速行驶使乘客们胆战心惊。船身急剧倾斜，几乎使一侧船舷着水，这种险象使他们难以平静。他们呼叫着，向远处的船只打招呼，伸出手去击拍在疾驶中掀起的波浪。湖水在船的周围形成了旋涡。在不远的地方，漂浮着两只黑色的潜水鸟；它们不时扎进水里，过上好一会儿又重新露出头来。它们时隐时现地猎取鱼类，吸引着乘客们的注意力。再往前看，是灌木丛、大片的芦苇丛，那儿，骨顶鸟和海鸥随着船的驶近而从容不迫地冉冉起飞，仿佛知道来客是一些平和的人们，不会伤害它们。有些人看到它们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多好的猎物啊！为什么要禁止人们狩猎呢？干吗不让人们随意行猎呢？正当这些好吵好斗的人愤愤不平的时候，船上的病人又发出了呻吟声。卡尼亚梅尔酒店老板则像孩子一样叹息着，落日的余辉从阳伞下射入，照在他的身上。

森林像朝着大海的方向渐渐退去，在大海和阿尔武费拉之间的广阔的平原上，遍地长着野生植物，隔不多远就会出现一些光洁明亮的池塘。

那是桑查平原。一群山羊在一个小伙子的照管下正在草木丛中寻食。看到这片平原，阿尔武费拉儿女们就想起了关于它的命名的原委的传说。

谁是使妇女们谈虎色变的“桑查”呢？每当外出收割挣得了优厚工资的内地人在归途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湖上的人们就会向外地人谈起这样一个从孩提时代就听到过的朴实无华的故事：

从前，在这个平原上，有一个牧童，就像现在岸边那个孩子一

样，经常在湖畔牧羊。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有好多年了！……甚至连现在在阿尔武费拉活着的老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见到过这位牧童，帕洛马大叔也没见到过他。

小伙子像野人一样生活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寂静的早晨，湖上捕鱼的渔夫们总是远远地听见他在呼唤：

“桑查！桑查！……”

桑查是一条小蛇，是唯一陪伴他的女友。这个坏东西总是闻声而来。牧童挑选最好的山羊挤一碗奶送给她。尔后，太阳出来了，孩子在塘里割下一根芦苇，做成笛子，柔声吹着。小蛇在他的脚下伸屈盘旋，随着悦耳的笛声起舞。有时，牧童把盘曲着的桑查展开，在沙滩上拉直，当它很快又紧紧盘起时，孩子觉得非常好玩。玩腻了，他便赶着羊群向大草原的另一端走去。小蛇像一条听话的小狗似地跟从着他，有时从小腿一直盘到他的脖子上，卧着不动，用它金刚石般的眼睛盯着牧童的眼睛，三角形的嘴里呼出的气体将他脸上的汗毛都吹得竖了起来。

阿尔武费拉的人把牧童当作巫师。那些到牧场去偷柴禾的女人，看到他带着盘在脖子上的桑查走来，就划起十字，仿佛见到了魔鬼似的。于是，众人恍然大悟，为什么这牧童能在大森林中睡觉，而不怕杂草丛中的大爬虫：是桑查——它大概是个魔鬼——使他避免了各种危险。

小蛇长大了，牧童也成了大人，可是，阿尔武费拉的居民再也见不到他了。据说他当了兵，参加了意大利战争。别人都不敢把羊群赶到这荒芜的大草原上来放牧。渔夫们上岸时，也不愿到长满了高大的芦苇、散发着恶臭的泥塘边去冒险。桑查由于牧人不再给她送山羊奶，大概就转而捕捉牧场上大量的兔子去了。

八年或者十年过去了。一天，萨莱尔的居民看到从巴伦西亚方向来了一个士兵，他拄着木棍，背着帆布背包，是个骨瘦如柴、面色